

## 一、窗口

想望一方窗口，面對著小河的出海口，冬天的時候，東北季風凜凜捲來，鱒魚會沿著河流逆流而上，把生命的奮鬥在眼前呈現，像每一分向上仰望的情操。那時，我將收拾筆墨，閣上書卷，打開緊臨窗口的門扉，走出室外，領受天地的悲愴與莊嚴。

如果有這樣一方可以細讀百川匯海的窗口，我會準備一本空白的札記，描繪河道的遷移，滄海桑田，以及自然界的一切變化，像個生態工作者那樣記錄著自然景物，四時迭替，我的血液會像河水般生生不息。在風雨淒迷的黃昏，從窗口望去，一片迷濛，黯黑自海上湧來，潮汐猛力拍擊岸邊，那是生命的無盡意。

曾經，我有過一方窗口，面對著浩瀚的太平洋。坐在海岸教室右後方靠窗的位置，數學老師在黑板上揮汗講解幾何、函數和三角習題，窗外是一片蔚藍的天空。順著丁字堤望去，海天交接處有一道細細的線，不起眼地畫在那裡，我常常想，那就是海角天涯了罷！而我，總是不安分地想要到遠方去流浪。

流浪的想望，多年以後，羈旅異地，像漂鳥般的歲月，我想望濱海教室的落地窗口，那無邊無際的海水正藍，也許，失去了窗口，正是我千尋萬尋的夢。告別青春，失去浪莽，只剩得一份小小的想望，如果能有那樣一方和海岸教室同樣的窗口，該有多好。年歲綦增，想望愈切，面向海洋的窗口，是生命過程裡那片小小的留白。

想望一方窗口，面對著山谷的轉折，春天的時候，山谷裡開滿了花，百合，馬櫻丹和勿忘我。從窗口望去，一脈錦繡。溪流淺淺，溪哥和沙蝦在石縫間悠游，孩童們穿著短褲，赤著腳在溪谷中嬉戲。我坐在臨窗的書桌前，展卷，讀著《論語》，沐於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

如果有這樣一方開滿百合花的窗口，春雨綿綿的季節，山谷裡的溪水轟隆轟隆響著，溪石滾動如萬馬奔騰，把山谷沖洗得一片清新。雨後初霽，我將沿著山谷散步，撿拾春水沖刷而下的石頭，像愛情故事裡那撿了一個又一個石頭的男孩，總是不能忘情地要撿一顆最大的石頭，最後只剩下空空的一把。而我，大概會犬儒式的自嘲：滾石不生苔。然後，對青色的山脈笑一笑，把朗朗乾坤擁入山水情懷。

## 二、孤獨美

「孤獨」和「寂寞」的感覺不一樣，一個選擇孤獨的人，可能從不害怕寂寞。

孤獨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孤獨的條件。首先，孤獨者要能放得下心，無論周遭變化如何，都能不煩不躁，冷靜自在。一般寂寞的人喜歡藉著感官上的刺激解除「一個人的時候，不知道做什麼才好」的難受感覺，例如打電動玩具、大吃一頓，或是找朋友壓馬路，而喜愛孤獨的人，卻最能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樂趣。

孤獨者多半重視心靈的活動，沈思默想的時候比常人多得多，書桌前一坐半天不吭氣，其實他那光采煥發的眼神正透露著一個醞釀中的快樂。

喜愛孤獨的人不惹是生非。他的腦袋裡有個向前滾動的輪子，他自由地陶醉在想像的輪軸裡，想像使他滿足；當然，他也曾浸潤在回憶之鄉，昔日種種悲喜交集的時光，像展翅的青鳥，漸行漸遠，隱沒在高高的雲端；他也會思索書本裡的智慧言語，從中一再得到啟發和信心。

他記得書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：「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些地方是空白和閒靜的。我忙碌的日子便在那裡得到了陽光和空氣。」

這個孤獨的人，言談舉止也許並不輕快，精神生活卻很豐富實在。

我的外婆是一個性情和善的「孤獨者」，她生活樸素簡單，幾乎從不交際應酬，待人接物一向不卑不亢，清淡有禮，我從她那兒學習了一些孤獨者的長處。

外婆平日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，當她坐在老老的籐椅上，一派安閒的喝口茉莉花茶，翻動清脆書頁的神態，常使我覺得外婆簡直就是仙姑再世。

一個看似弱不禁風的老太太，丈夫過世了三十年，性情始終保持平和，不生氣，不怨歎，除了偶爾出門探望自己的老姊姊，完全與世無爭，然而我看到的，是一個孤獨者如何接納了孤獨，而且靜心品嚐。

小時候我很好奇：「外婆，您總是一個人做這做那的，您不怕黑呀？不怕鬼啊？」

外婆笑了：「傻孩子，如果一個能夠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不給任何人帶來麻煩，一個人能夠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，不讓自己過得貧乏無聊，這個人，就稱得上一個獨立的人。一個獨立的人，表示他能勇敢的面對生命，又怎麼會怕黑，更何況世界上哪裡有鬼呢？」

我似懂非懂的點點頭，好像對「孤獨」這兩個字有了新的認識。一個孤獨者最起碼的條件，就是先得作一個獨立的人。

### 三、那樹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裡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的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裡插一柱香呢！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溼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手掌手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裡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祕密，很溼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飢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那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裡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裡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果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

#### 四、堤岸

沿此堤岸順水流而下向西而行，最終抵達何方？

沿此堤岸溯水流而上向東而行，何處是源頭？

童年時代有許許多多的夢想，到底有哪些已經實現，哪些早已淡忘，大都不了了之不復記憶，然而沿此堤岸行走一趟的願望，卻延續至今時常興起，甚且與日俱增。

是因為這座堤岸綿延著我多樣而濃烈的鄉情吧？

偶有城市友人來訪，若是時間充裕，我總喜歡帶著他們走出村莊，去看看廣袤的田野，並去堤岸走走，我很想讓他們了解，在我的生命過程中，這座堤岸是佔著多麼特殊的意義。

這座堤岸高約數丈，底寬也有數丈，是由一塊一塊大石砌造起來，非常牢固偉壯，護衛著蜿蜒綿長的濁水溪。吾鄉南面即以此堤岸為界，因而吾鄉地形狹長，廣闊的農田和村莊，沿此堤岸伸展。

整座堤岸是一大片青翠的草坡，是吾鄉最大的公共牧場，常有鄉人牽牛趕羊來堤上放牧。黃昏時分，夕陽西下，三三兩兩的農人和牛隻羊群，緩緩走向村莊的歸途，是一幅多麼安詳溫暖的圖畫。

孩童時代，隨大人去田裏，大人忙著農事，我們則常結伴跑到堤上遊玩，從堤上沿長長的斜坡半滾半滑溜下來，再快速跑上去，溜下來，是樂此不疲的遊戲，我相信這是世上最大最美好的溜滑梯。

而且，我們也常跑下河牀捉魚蝦。

濁水溪的水流，其實並非長年混濁，除非下大雨做大水，才有洶湧的濁水，平時整個河牀乾涸的部分居多，只河牀中央有一條小小的溪流，河水清澈見底，不只可以望見溪底的小石，一群一群游魚和蝦蟹，也都清晰可見，雖然不易捉得到，只是望著牠們游來游去，也興奮無比，何況還可以下水盡情嬉戲，那樣單純歡愉的情趣，至今難以忘懷。

雖然還未曾在堤上走完一趟，但從點點滴滴銜接起來的印象，大體知道，從我家農田附近的堤上，順水流而下向西而行，最終將可抵達入海的出口。溯水流而上向東而行，則為山區匯流入濁水溪的眾多支流。然而未真正一探究竟，卻很不甘願。

去年農曆春節當天，天氣晴和而有些陰涼，非常適合長途遠足，終於下定決心和好友榮松帶著二家妻小一道出發，向西而行，預計行走一整天，或可抵達堤岸的終點。

## 五、趁年輕，看世界

年輕時應該去看世界。

這幾年，年輕人之間很流行參加自助旅行，花少許錢，用簡單的方式，到世界各地去觀光，這真是一件好事。

世界走遍了，眼界自然擴大，心胸也開朗許多，行萬里路的收穫，絕對不是讀幾本書，背幾項教條所能比擬。一個人穿梭於不同的國家，領略迥異的文化，氣質在不知不覺中就得到提昇，他對世界、國家和自我的看法，也會由空洞變得實際，由狹小轉為寬廣。

我自己在很年輕的時候，就有環遊世界的夢想，倒是對立大志、做大事這些世俗的想法缺乏濃厚的興趣。

學校畢業後，出社會工作，好不容易存下一筆錢，我立刻決定抱著這筆錢，出國旅行兩個月。當時我身邊一些觀念比較實際的朋友，都有些不以為然，他們好心勸告我：「你房子也沒有，車子也沒有，把錢拿去旅行，不是太可惜了嗎？」

中國人的邏輯總是這樣，喜歡擁有看得見的東西——房子、車子、孩子，對於看不見的東西，我們似乎很難接受它的價值。

奇怪的是，我對這個世界的好奇遠超過一切，寧可揮霍盡積蓄，也要去走一趟。

旅行回來，我感覺非常滿意，雖然不完全了解自己得到了什麼，但是好像掌握住一些很真切的經驗。

有一天，我讀到一則小故事，說加拿大前總理杜魯道二十六歲的時候，一個人騎著摩托車，車後捲著睡袋與行囊，就這樣在歐洲旅行了幾個月，這段經歷使他深切感受到，不同的施政會帶給人民怎樣的生活。

杜魯道在四十歲左右，就當上總理，這是世界政壇少見的年輕執政者。而他在二十多歲，就獨自旅行，考察各國政治，為他日後的政治生涯，已經埋下最重要的資產。

杜魯道的故事給我很多啟示，一個人去旅行，除了觀光風景名勝之外，是應該要更深刻地去體會各國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並且去思考是怎樣的政治、怎樣的社會造就出種種理想和不理想的生活。

我常常想，杜魯道依據自己的旅行經驗，也許會很樂意奉勸大家：「年輕時應該去看世界。」

旅行回來，讀到名人的故事，真有如逢知己的快樂，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在意物質上的擁有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是有一些心靈，嚮往更遼闊的天地，願意用年輕的生命去追求豐富的經驗。

趁年輕，多看看世界，總是好的。